

新动物小说

兔群迁移大战

【英】理查德·亚当斯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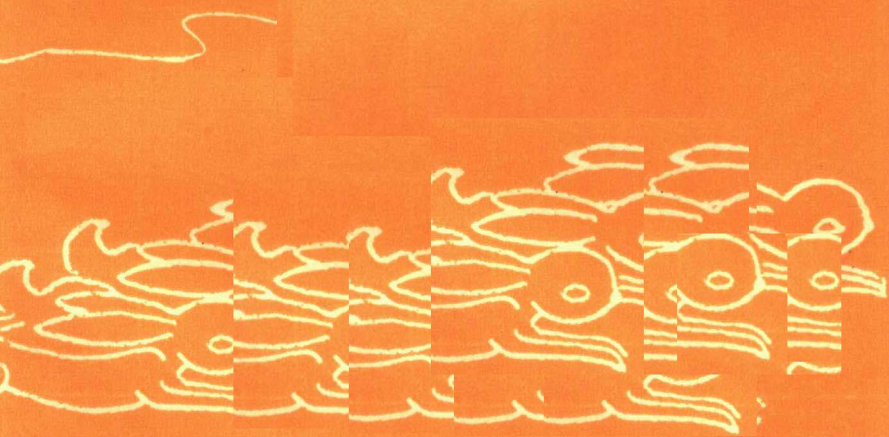
ISBN 7-5397-0442-X/I 82(儿) 定价:4.00元



兔群迁移大战

【英】理查德·亚当斯著

刘辰涇 尚书磊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叶用

封面设计：张一辑

兔群迁移大战

刘辰诞 尚书磊 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歙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1万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97—0442—X/I.82(儿) 定价：4.00元

目 录

第一部：旅程.....	(1)
1.布告牌.....	(1)
2.兔长.....	(6)
3.榛子的决定.....	(10)
4.启程.....	(13)
5.林中.....	(18)
6.艾拉雷拉的故事.....	(22)
7.“楞巨”与恩本河.....	(25)
8.渡河.....	(28)
9.乌鸦与豆田.....	(33)
10.大路和公地.....	(38)
11.艰难的路.....	(46)
12.陌生者.....	(50)
13.友好的接待.....	(62)
14.“十一月的树”.....	(69)
15.国王的莴苣.....	(82)
16.银草.....	(87)

17. 闪光的金属丝	(93)
第二部：沃特希普高地	(106)
18. 沃特希普高地	(106)
19. 黑暗中的恐惧	(113)
20. “蜂房”与老鼠	(122)
21. 惊心动魄	(131)
22. 审判艾拉雷拉	(140)
23. “哗”	(155)
24. 努桑格农场	(172)
25. 奇袭	(179)
26. 小五的幻觉	(196)
27. 难以想象	(200)
28. 山脚下	(211)
29. 归来与离别	(218)
第三部：艾佛罗佛	(225)
30. 新的旅程	(225)
31. 月亮黑兔	(231)
32. 过铁路	(242)
33. 大河	(249)
34. 止血草将军	(260)
35. 侦察	(268)
36. 雷声近了	(285)
37. 雷雨在聚结	(290)

38.雷霆滚滚.....	(300)
第四部：榛子兔长.....	(316)
39.桥.....	(316)
40.归途.....	(327)
41.罗斯贝·乌夫与东方仙狗.....	(338)
42.日落时的消息.....	(349)
43.大巡逻队.....	(355)
44.艾拉雷拉的信息.....	(361)
45.二进努桑格农场.....	(368)
46.坚守阵地.....	(373)
47.高悬的天空.....	(380)
48.露茜.....	(389)
49.榛子回来了.....	(394)
50.结局.....	(398)
尾声.....	(405)

第一部

旅程

1. 布告牌

合唱队：若没有看见恐怖的梦幻，为何呼喊？

卡珊德拉：屋子里死亡和鲜血之气弥漫。

合唱队：怎么会？那不过是祭品的气味，

卡珊德拉：像墓穴发出的臭气熏天。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报春花谢了，只有几小片已渐枯萎的淡黄色花儿散落在林子边缘。那里，地面开阔了，缓缓下斜延伸到远处一个破旧的篱笆和长满荆棘的小沟旁。篱笆那边的田野上布满了兔洞，不少地方的草已被啃光，到处是一堆堆干了的粪便，上面除了豚草什么也不长。一百码外的斜坡尽头，流淌着一条至多三英尺宽的小溪，几乎被驴蹄草、水田芥和婆婆纳所窒息。过车的小径与一条砖砌的阴沟相交，爬上对面的斜坡，通向荆棘树篱中有一个五道门楣的大门。过去大门，是一条狭窄的小路。

五月的夕阳在云间释放出殷红的光芒，再有半个钟头暮岚就要降临。兔子们点缀在这荒凉的斜坡上，有的啃着洞口附近细细的

草叶儿，有的挪动到远的地方寻找蒲公英或者别的兔子遗漏的立金花，还有的警惕地蹲在蚁冢^①上四处张望，耳朵支棱着，鼻子扬向天空。一只黧鸟在林边悠然唱着，表明并没有什么危险，沿小溪的另一个方向，一切都一览无余，空旷、安谧。兔场舒恬平静。

黧鸟唱歌的地方长着一株野樱桃树，紧挨着野樱桃的堤埂上，有一片几乎被棘丛淹没的洞口。幽暗的绿光里，有两只兔子并肩蹲在其中一个洞口。最后大点的那个走出来，在荆棘的隐蔽下溜到小沟里，然后跳上田野。过了一会儿，另一只也跟了上去。

第二只兔子在一片有阳光的地方停了下来，用后腿敏捷地梳着耳朵。虽然他是个没有长成个儿的仔兔，却没有大多数“林边居民”那种忧心忡忡的神情——“林边居民”是指那些既无高贵出身也没有很大个头或力量的不满一岁的普通仔兔们，他们总是被长辈们安顿在兔场边上，过着尽可能舒适的生活。他看起来好像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他立起来四处张望、用两只前爪揉着鼻子时，样子狡黠快活。一经发现平安无事，他便满意地放下耳朵，开始不停地吃草。

他的伙伴似乎不那么放心。他身体弱小，长着一对大而机警的眼睛，抬头、转头的神态给人一种与其说是警惕，不如说是惶惶不安、神经紧张的感觉。他的鼻子不停地扭来扭去，忽然一只野蜂嗡嗡叫着飞进他身后的菊花丛中，他惊恐地一跳，打旋跑起来，吓得附近的兔子仓皇向洞口奔逃。一只黑耳梢的公兔认出是他，又返回来吃草。

“噢，是小五，”黑耳梢的兔子说，“又是看见矢车菊就跳起来。嗨，山榄，刚才你对我说什么来着？”

“小五？”叫作山榄的兔子说：“为什么叫那名字呀？”

① 蚂蚁拱起的土堆。

“排行第五(兔子们把四以上的数都叫五，兔语中意为一千或无数)——是他那窝同胞兄弟中生下来最晚的，个头也最小。你会纳闷：为什么他能活到今天？我常说，他太小，人看不见他，狐狸也不要他。另外，我承认他似乎会躲避危险。”

那只小兔子用长长的后腿蹦跶着，走近他的同伴。

“我们去远点吧，榛子，”他说，“今晚兔场周围好像有点奇怪，但我说不清是什么东西。我们去下面小溪边好吗？”

“好的，”榛子回答：“你会给我找到一颗立金花的，要是你找不到，没人能找到了。”

他头前带路下了斜坡，身影在后面的草地上拖得长长的。他们到了小溪边，开始一边啃着草，一边在小径上的车辙边寻找。

不一会儿，小五便找到了要找的东西。立金花对于兔子来说是最可口的食物，即使在很小的兔场周围，一般五月末是很难找到的。这棵还没有开花，平伸的叶儿被深草遮着，几乎不露形迹，他们正要去吃，忽然从附近牛渡口^①那边跑过来两只大点的兔子。

“立金花？”一个兔子说。“好，留给我们。”小五跨躇的当儿，他又说：“你听见了吗？”

“是小五找到的，柳穿鱼。”榛子说。

“而我们要吃，”柳穿鱼回答，“立金花是属于卫士们的，难道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轻而易举就能让你明白的。”

小五转身走了。榛子在阴沟那里追上了他。

“我真讨厌、真恶心，”他说，“我有利爪，因此这是我的立金花。”“我有牙齿，所以这是我的洞。”“我保证，如果我当了卫士，一定公正对待‘林边居民’们。”

“哎，你至少有指望将来可以加入卫队的，你已经长出点个

① 小溪中的牛涉过的浅滩。

儿来了，而我永远也长不了那么大的。”小五说。

“别以为到时候我会撇下你不管，你这样想吗？”榛子说：

“但说真的，有时我真想远远离开这个兔场。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忘掉这个，享受这傍晚的乐趣吧。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到小溪那边去吧？那里兔子会少些，我们可以享点清静。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危险的话？”他补充问。

他发问的样子表明他事实上认为小五可能比他懂得多些。

小五有把握地回答：

“不！很安全，我一感到有什么危险，会立即告诉你的。我感觉周围也谈不上是危险，那是——哦，我也搞不清——有些使人压抑的东西，比如说雷雨。尽管这样，我还是和你一块到那边去。”

他们跑过阴沟。小溪边的草湿漉漉的，很茂密。他们爬上对岸的岸坡，想找一块干点的地方。岸坡有一部分已在暗影里了，因为前面的太阳正在坠落。榛子想找一个温暖、有阳光的地方，一直走到那条狭窄的过车路附近，正要向大门走去，他停了下来，瞪大眼睛看着。

“小五，你看那是什么？”

前边不远的草地上，有一片刚被踏过的印迹，上面有两堆泥土。两根粗杆子耸立在那儿，有冬青树那么高，散发着杂酚油和油漆的气味儿，上面横着的那块木牌，在坡上留下一条长长的暗影。杆子旁边，扔着一把锤子和一些铁钉。

他们两个蹦跶着向木牌跑过去，在那边一片荨麻丛中蜷伏起来，皱着鼻子嗅，什么地方飘来熄灭的烟蒂的气味儿。突然小五颤抖起来，缩成一团。

“哦，榛子！就是这个！我现在明白了——不祥之兆！可怕的事情——越来越近了。”

他开始惊惧地抽泣。

“什么事啊？你说的什么呀？你刚才不是说没危险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小五凄惨地回答，“这里暂时没有一点危险，但危险就要降临——就要降临。噉，看，榛子！那田野！满是鲜血！”

“别说傻话了，那不过是落日的光辉。小五，快别说这些了，你在吓唬我呢！”

小五蹲在冬青丛中颤抖着，哭泣着。榛子尽力安慰他，想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突然使小五惊惧若狂。如果他害怕，为什么不像任何有理智的兔子那样逃命？但小五不能解释，越来越悲伤。最后榛子说：

“小五，你不能老这么蹲在这儿哭，不管怎么样，天快黑了，我们该回洞里去了。”

“回洞里？”小五抽泣着说：“洞里也要遭殃，不要以为洞里会例外！你看，田野上满是鲜血。”

“别哭了，”榛子坚定地说，“就让我先照顾你一下吧，无论发生什么麻烦事，我们也该回家了。”

他们下了坡儿，跑过小溪，到了牛渡口那儿停了下来，因为小五在仲夏暮色的包围中，几乎吓瘫，走不成了。榛子好不容易把他弄回小沟边，他起初不愿往洞里钻，榛子不得不把他推进去。

太阳坠入对面的斜坡后面，风变凉了，夹着星星点点的雨滴，不到一个钟头，天就黑了。天空的红霞消失净尽。尽管大门边硕大的木牌仍在夜风中发出轻轻的吱呀声，好像固执地向世界展示它没有消失在黑暗里，而是在坚守着岗位，但没有一个过路人去读那白色牌面上尖厉的、冰冷的、像一把把刀子一样的黑色字体：

此地面积6公顷，地理位置优越适于建筑，将由伯克郡纽
伯利萨奇/马丁有限公司开发，建造高级现代化民房。

2. 兔 长

阴郁的政治家，忧伤而痛苦，
行动迟缓，如子夜的浓雾，
他不离去，也不停留。

——亨利·沃恩：《世界》

在温暖而黑暗的洞室里，榛子突然醒来，踢蹬着后腿挣扎。什么东西在向他进攻。没有白鼬和黄鼠狼的臊味，本能告诉他什么也没发生。他头脑清醒，意识到除了小五只有他自己。是小五爬到他身上，像一只惊慌失措之中想翻越铁丝网的同类那样抓挠着。

“小五，小五，醒醒，傻家伙！我是榛子，你会把我抓伤的。醒醒！”

他把他拽下来。小五挣扎一阵，醒了。

“哦，榛子！我在做梦，可怕的梦。你蹲在水面上，顺着一条很宽的小溪漂下去。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们坐在一块木板上——像田野里那块牌子一样的木板，白板上布满一行行黑东西。还有别的兔子，有公兔也有母兔。我低头一看，发现木板是用金属丝捆起来的白骨，我惊叫起来。你说：‘游吧，大家都游’。后来我到处找你，想从堤岸上的一个洞里把你拽出来。我找到你了，但你说：‘兔长必须独自走。’于是从一个黑黑的隧洞里顺水漂走了。”

“哎哟，你把我的肋巴抓伤了。水里的隧洞？真是！胡话！睡觉好吧？”

“榛子，那危险，那可怕的事还没离开，就在这里，笼罩着

我们。别让我忘掉它去睡觉。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

“离开？你说离开这里？离开兔场？”

“是的，马上，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就只你和我？”

“不，大家都走。”

“整个兔场？别傻了，他们不会走的，会说你发疯了。”

“那么他们就要留在这里承受那可怕的事情。你必须听我的，榛子！相信我，可怕的事就要向我们袭来，我们应该离开。”

“那好，我想我们最好去见兔长，你可以向他说明这件事，或者我说。可我想他绝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

榛子带路顺着通道向下走了一段，又向上往荆棘树篱走去。他不愿相信小五的话，但不相信又有点担心。

刚过中午，兔子们都在洞里，大都在睡觉。榛子和小五在地面上走了一段，然后钻进一个宽敞开阔的洞里，穿过许多通道，最后进入林子深处三十英尺的橡树根间。在这里他们被一个膀阔腰圆的大兔子拦住了，这是卫队的一名卫士。他头顶上长着一大丛厚厚的毛，看起来非常怪异，好像戴了顶什么帽子。大家因此给他送一个“托雷利”——意思是“毛头”——的名字，或者可以叫“大假发”。

“榛子？”大假发在树根间昏暗的光线里嗅着他。“是榛子吗？这时候来这里干嘛？”他没有理睬在远点的地方等着的小五。

“我们想见兔长，”榛子说，“有要事，大假发，你能帮忙吗？”

“我们？他也要见兔长吗？”大假发问。

“是的，他一定得见。相信我，大假发，我一般不这样来跟你谈话的，是吗？我什么时候要求见过兔长？”

“好吧榛子，我给你办？不过他会向我动怒的。我要告诉他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兔子。当然，他本该认识你的，可是他老了。在这里等着，好吗？”

大假发顺通道走了不远，在一个大洞室前停下来，说了些榛子听不清的话，显然里面传他进去。他们俩等着，除了小五的坐立不安，精神紧张外，别无声息。

兔长的名字是“托列拉”——“老花楸树”。因为某种原因，大家都称他为“那棵老花楸”——也许因为碰巧兔场附近只有一棵老花楸树，他就取了这个名字。他取得兔长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年轻时力大无比，还因为他头脑冷静、超然、公正，没有一般兔子的冲动行为。谁都知道他不会为危险、谣言所激动。他曾面对可怕的粘液瘤的袭击镇定自若，无情地将有发病征兆的兔子赶出兔场，坚决抵制大规模迁徙的主张，实施了兔场与外界绝对隔离的政策，因此使兔场免于毁灭。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只非常可怕的白鼬引进了养鸡场，引向养鸡人的枪口。现在尽管他像大假发所说的那样老了，但他的才智仍显而易见。榛子和小五被带进去时，他很有礼貌地同他们打招呼。柳穿鱼那样的卫士会威胁和欺负，老花楸则不必。

“啊，胡桃，是胡桃吗？”

“我是榛子。”

“榛子，当然是榛子。你来这里看我，太好了。我跟你妈妈熟识。你的朋友——”

“我弟弟。”

“你弟弟，”老花楸说，话音里有点“别纠正我，好吗？”的意味。“可别拘束。吃点莴苣好吗？”

兔长的莴苣是卫士们从田野那边半英里外的菜园子里偷来的。“林边居民”们几乎没有吃过这玩艺儿。榛子掀起一片叶子，彬彬有礼地吃着。小五没吃，坐在那里眨巴着眼睛，痛苦地抽搐

着。

“哦，你们有什么事情啊？”兔长说：“告诉我，要我为你们做些什么？”

“好吧，先生，”榛子躊躇地说，“是因为我弟弟——就是这位小五。他常常可以感觉到周围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发现他老是说对。去年秋天，他知道洪水要来，有时他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有套索。而现在他说他感到有某种危险要降临兔场。”

“危险？噢，我明白了，多么令人不安，”兔长这样说，但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安，“那么我要知道，是什么危险呢？”他看着小五。

“我不知道，”小五说，“但，但太危险了，以致于——非常危险。”小五悲伤地说完了。

老花楸很有礼貌地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说说我们对这种危险应该怎么办呢？”

“离开，”小五立即说，“离开，我们全离开，现在。托列拉，先生，我们必须全部离开。”

老花楸又等了一会儿，然后用非常理解的语气说：“嗨，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可是举足轻重的决定，是吗？你本人的看法如何？”

“哦，先生，我弟弟从来没有对他这些感觉真正考虑过，仅仅是感觉而已。当然，你才是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办的人。”

“啊，你这么说可太好了，我希望我是。现在，亲爱的小家伙们，咱们掂量掂量，好吗？现在是五月，是吗？大家都很忙，大多数过得很快活。方圆几英里没有‘千敌’，或者说没听说有，又没有疾病，天气又好。而你们想让我告诉大家小——小——哦，你弟弟有一种预感，因此我们必须老远地奔波，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冒后果严重的危险，呃？你想他们会怎么说？都很高兴吗，呃？”

“他们会服从你的命令。”小五突然说。

“你真好，”托列拉又说，“是的，也许会，也许会的。但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可是非常严肃的一步，当然。那么——”

“但没时间了，托列拉，先生，”小五脱口而出，“我可以感觉到这危险像一根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一根绳索，榛子，救命！”他尖叫着在沙地上乱滚，痛苦地踢蹬着，像落入套索的兔子。榛子用两只前爪把他按着，他安静了一些。

“非常抱歉，兔长，”榛子说，“他有时就这个样子，一会儿就会好的。”

“多么遗憾！多么遗憾！可怜的小家伙，也许他该回家休息了。好了，你们能来看我实在好极了，胡桃。我很欣赏你们的意见，我将很认真地考虑你们说的。你尽管放心。大假发，你等一等，好吗？”

当榛子和小五沮丧地沿着老花楸洞室外的通道往前走时，可以听见洞里兔长的声音比刚才尖利得多，偶尔间杂着“是，先生。”

“不，先生。”

正像大假发预言的那样，兔长正在向他大发雷霆。

3. 榛子的决定

我躺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躺在这里似乎有了享受安宁的可能……我要在年华流逝中等待吗？

——曾诺福恩：《艰难的撤退》

“但是，榛子，你当时并不真的以为兔长会采纳你的建议，是吗？那么你当时期望着什么呢？”